

从“欧佩克”和“PK”个案看外来语的 引进与社会语言环境

安秉哲^a, 张学伟^b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a 外国语学院; ^b 基础学部,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与二十多年前音译词“欧佩克”一出现就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一样, 移译词“PK”的出现也同样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尽管如此, “欧佩克”依然生存下来, “PK”也逐渐被人们接受。外来语的引进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 表现出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征, 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音译外来语“欧佩克”和移译外来语“PK”的例子证实, 一个外来语的出现是那个时代人们交际需求的反映, 其命运并不取决于行政立法、语言学家或翻译家的意志, 而是取决于语言的社会环境。通过统计分析 2006—2008 年间中国重要报纸移植外来语的文章篇数, 指出新一轮的外来语移植潮正在悄然兴起。外来语的移植现象标志着社会语言环境的变化。外来语的移植有利于科技专业领域的对外交流, 有利于汉语国际化。

关键词: 社会语言环境; 移植; 音译; 移译

中图分类号: H13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09)03-0104-05

一、引言

在一种语言中, 外来语成分从一个层面反映社会发展的历史, 表现出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征。中国大规模引进外来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汉唐时期(公元前 206—907 年), 主要是通西域, 求佛经, 引进了佛学、动物、植物、食品、乐器等名称的外来语; 二是晚清至五四运动期间, 主要吸收了来自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语言的新概念词汇、科技词汇、新产品名、币制名、药品名、度量衡单位名等; 三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到现在, 主要是引进了当代科技词汇、商业词汇以及与新思想、新概念、新潮流相关的词汇。这三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受到外来影响最多、吸收外来文化最多的时期,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大冲突的时期。

纵观历史, 可以看出外来语的引进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经济全球化毕竟带来“文化全球化”, 而所谓的保持“语言纯洁”将导致文化落后。外来语在任何语言中都

存在, 重要的是我们怎样使外来语来丰富本土语言、促进对外交流、振兴本土文化和科技。一个外来语的引进到生存要经过时间的洗刷和历史的磨合。20 世纪 80 年代音译词“欧佩克”的出现直到现在被人们接受, 经历了反对与赞成的反复争论。2000 年移译词“PK”也经历了“欧佩克”同样的历程, 有反对的, 有赞成的, 逐渐被人们接受。不管这个历程多么曲折, 该生存的外来语就生存下来, 该淘汰的就被淘汰掉。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或几声呼吁而能改变的语言发展规律。

进入 2000 年之后, 有一种现象: 不少人在汉语的语篇中不经过翻译直接使用外来语。我们称之为外来语的移植(transplant)现象。我们所说的移植有别于移译(transfer)。移译是指在零翻译概念中不使用目的语来翻译源语, 而是把源语直接移入到目的语中的翻译方法^[1]。移植是指在翻译过程中直接移入源语, 而且指在汉语语篇中直接使用外来语词、短语或句子的现象。移植属于翻译法范畴的同时, 也属于一种社会语言现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英语教育的普及, 文化与科学技术对外交流活跃, 出国留学人员增加, 尤其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 外来语像潮水

收稿日期: 2008-10-26

作者简介: 安秉哲(1954-), 男, 黑龙江方正人, 副院长, 副教授, 从事语言学、商务英语研究; 张学伟(1967-), 男, 黑龙江牡丹江人, 副主任, 副教授, 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一样涌入汉语之中。现在很多外来语的引进并不是翻译家的独家“进出口权”。从主流媒体到互联网上的博客,从 B2B 到手机短信,无不传播外来语,无不充当“翻译家”,甚至“翻译软件”也开始代替翻译家,批量“生产”译文。如果在目的语数据库中没有相应的词汇,设计的程序就可以“移植”源语。尽管国家实施语言标准化立法和一些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呼吁,但是对一些人来说非常荒唐和“低水平”的音译词和移植词仍然在一些汉语语篇中流行,并逐渐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这种现象的背后有一个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与世界现代文明同步,使用外来语在年轻人当中显得时髦。正统的主流媒体对这种趋势也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只能迟钝地随大流,逐步接受和使用新的社会上流行的外来语。引进和使用外来语是一个开放的民族语言发展的规律和总趋势。本文试图从分析音译词“欧佩克”和移植词“PK”的发展历史来探讨当前盛行的外来语移植现象。

二、“欧佩克”和“PK”的身世

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之后,OPEC这个外来词很快进入各种语言的词汇中。1981年OPEC的日语音译词进入了日本的《国语大辞典》(新装版)。1985年版韩国《国语辞典》把音译的OPEC词条收入进去。那么,我们可以推测,OPEC的音译词在日本和韩国社会上流通的时间要早于被收入到词典的时间。1986年11月2日,中国《解放日报》首次把OPEC音译为“欧佩克”。音译“欧佩克”一出现,就像出现了什么怪物一样引起翻译界的争论,有反对的^[2],有赞同的^[3],有反驳赞同的^[4],又有赞同的^{[5]97-100}。这个词经历了风风雨雨二十多年,逐渐被人们接受,被主流媒体频频使用,最终被2001年修订版《新华字典》收入。“欧佩克”音译词的引进速度与日语和韩国语相比较,汉语整整落后二十多年。不管怎么样,这个音译的“欧佩克”总算被多数人接受了。

移植词“PK”的历程也同样不顺利。随着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风靡全国,“PK”成为年轻人中间和媒体中经常出现的词。“PK”

被用做名词,而且还被赋予动词词义,比如“甲PK乙”,就是“甲与乙对决(比高低)”。从2000年到2007年底八年间,在中国重要报纸的标题或主题中使用“PK”的文章有858篇,高于历史较长的大家都熟悉的MBA和VCD(见表1)。2008年8月14日实况转播2008北京奥运会男子羽毛球比赛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就顺口说出“PK掉”对手的词句。现在“PK”已加入到Yes, No, Bye-bye, OK等中国人最熟悉的英语热门单词的行列。但是“PK”的使用被说成是“不伦不类”,赞同使用“PK”和主张“吸收新的语言元素”的人被说成:“如果不是一时犯糊涂,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就是对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一无所知。”^[6]有趣的是,对“PK”持反对意见的人还担心在汉语词典中怎么去查“PK”的部首。同样有人把使用VCD、DVD、SVD之类的移译词看成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尊严问题^[7]。有人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1条的规定,呼吁在汉语出版物中不要单独使用“WTO”,如果仅用“WTO”来表述“世界贸易组织”则不妥^[8]。笔者撰写此文并不是反驳他们反对外来语音译或移译的意见,而是想提醒语言工作者应该理性地面对引进外来语的现象,让社会和历史来判定它们的命运。

2000—2007年中国重要报纸标题或

表1 主题中使用移译词的文章篇数统计

移译词	文章数	移译词	文章数
IT	9946	CFU	1136
GDP	6426	PK	858
WTO	4249	VCD	854
PC	3610	MBA	826
IBM	2668	B2B	767
IP	2630	APEC	648
LCD	2431	D IY	600
DVD	2412	CD	593
CEO	2290	BOT	535
INTERNET	1584	MF	500
GPS	1513	HP	500

“PK”能够从一个地方台的电视节目中走出来,进入年轻人和网民的口头语,然后逐渐被主流媒体接受,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PK”满足了语言使用者的语用需求和心理需求。使用像“PK”这样的移译词的人越

来越多,也正是由于移译词有省时、简便、省空间的特点^{[5]97-100}。翻译“PK”有现成的汉语词,如“打擂”、“单挑”、“决战”等。这些词可以满足使用者的语用需求,但满足不了他们喜欢“新颖”、“时尚”、“与众不同”的心理需求。“PK”正迎合了当代青年人推陈出新的心理需求。一位26岁的硕士研究生张译方发表论文说,“PK”简短响亮,给沉闷的听觉带来“一阵硝烟”^[9]。她对“PK”的观点颇有时代的代表性。“PK”是见证中国社会发展、人们价值观变化和新文化思潮的语言符号。2000年中国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何谓“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我们应该说,被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接受、被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规则就是规范和标准。那么,被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接受和使用的外来语就符合规范和标准。由此可见,立法和行政干预或个别人的呼吁,很难阻止或规范外来语的使用,除非国家不对外交流,除非社会不发展。“PK”的出现充分证明了语言的社会基础。如今中国,活跃的对外交流和人们思想的空前开放,为引进外来语滋润了肥沃的社会土壤。“PK”能够传播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土壤。

从“欧佩克”和“PK”这两个例子,可以证实:一个外来语的引进并不取决于语言学家或翻译家的意志,而是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需求,取决于语言的社会环境。音译词和移植词的好与坏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它们的功能也不取决于它们的表征意义,因为外来语的基因也是由语言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决定的,也就是说,一旦一个语言符号(音译也好,意译也好,或者是胡乱编造也好)与源语词义建立起联系,它就具备了语言的属性,就可以在目的语系统中流通。我们都熟悉莎士比亚对玫瑰命名的一段话:“我们叫玫瑰的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如果当时人们不把这种花命名为“玫瑰”而是命名为“欧佩克”,那么如今的“欧佩克”是一种芬芳的花草。如果一个新外来语能够弥补目的语中空缺的概念或替代某一概念,可以完成交际功能,而且满足使用者的语用需求和心理需求,同时被多数人使用和接受,那

么这个新外来语就能生存下来。

从“欧佩克”和“PK”进入汉语词汇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的排他性和封闭性。汉语的这一特性使汉语引进外来语的速度变得非常缓慢。1889年日语《言海》收入的外来语的比率是1.4%。1963年《岩波国语辞典》收入的外来语的比率上升到5.1%。到了1985年,按《角川外来语辞典》(第二版)收入的外来语词条与当时日语的一般词汇量22万~25万条进行计算,其比率是10%~11.4%。这些数据表明,日语吸收外来语的比率逐年增加,与日本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成正比。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在个别专业日语中,比如百货店服饰、化妆品广告等用语中,外来语占40%左右。相比之下,据保守的估计,目前汉语中外来语的比率大约在1%~1.5%之间,是日语80年代水平的十分之一,也就是相当于日语1889年的水平。通过这个比较,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汉语的排他性和封闭性。随着全球化的加快、社会 and 科技的发展,社会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寻找更简便有效的方法来吸收外来语。

三、外来语的移植现象

目前在汉语中司空见惯的外来语移植现象已形成新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语言思潮。移译是局限在一些缩略语和专有名词的翻译。而现在的移植现象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移植不仅仅出现在翻译的文章,而且也出现在汉语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语篇之中,具有双语使用者的“转码”(code switching)特征;二是移植外来语的单位超出单词范围,扩展到短语和句子。实际上“转码”是指第二语言习得者在使用第二语言时插入母语词或句子的现象,而在本文笔者指的是,使用母语时直接插入(移植)外来语的现象。

目前很多外来语并不是出于翻译家之手,而是所有的媒体和所有的网民都在“生产”外来语。近几年,人们在媒体中频频发现这种不是出于翻译家之手的移植外来语。不少人在写文章或进行口头表达的时候直接使用英语词、短语或句子,其形式是“汉语+英语”的混合语篇,比如,“如何 talk to 80后”等(见表2)。

表 2 中国重要报刊移植外来语的典型例子 (2006 1—2008 7)

文章标题例句	报纸名称	日期	记者
Tax i n 北京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06. 03. 17	浩洋、子墨
超女连锁店 show 个性	中国现代企业报	2006. 06. 27	宗边
“爱代购”不是 B2B, 是 B f or C	民营经济报	2006. 06. 29	婉君
Happy Show 教你快乐赚钱	中国经营报	2006. 07. 03	赵正
如何 talk to 80后	中国经营报	2006. 09. 04	郑香霖
Work to live 还是 Live to work	上海证券报	2006. 12. 22	刘贤方
呼叫中心迎接 One- to- One 市场的挑战	通讯产业报	2006. 12. 25	池上晶子
职能式 "out", 事业式 "in"	中国经营报	2006. 12. 11	董娟
M ade by hand 正加速渗透中国	中国经营报	2007. 01. 15	姜蓉
"H to A" 杀熟几时休	中国经济时报	2007. 01. 17	皮海洲
M ade in Italy 的复兴推手	中国服饰报	2007. 03. 09	徐玮
One Face To Custom er 柯达打造一站式快捷服务新理念	中国包装报	2007. 05. 28	王昕
Go for it 教材中对中学生学业评价的初探	绍兴日报	2007. 05. 29	张开雅
客厅 in 时代, 从冰吧 m in- home 开始	消费日报	2007. 06. 12	张华
数据库的未来不是 all- in- one	中国计算机报	2007. 06. 18	李永胜
中国形象 M ade in O l y m p i c	中国经营报	2007. 08. 06	谢扬林
JUST YOU——客户最佳的合作伙伴	中国包装报	2007. 08. 09	张海青
"mm" 为何惹人爱? 威盛的 All in One 梦想	科学时报	2007. 09. 22	汪洋
INTEL 新命名计划戛然而止 To Be Or Not To Be	中国联合商报	2007. 09. 24	张莉
欢迎体验 感受江淮轿车的 "only for you"	经理日报	2007. 10. 14	本报综合
"O l y m p i c Games" 与十二生肖的机缘巧合	工人日报	2008. 01. 11	张楠
"I k ill you later" 与专业投资者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 07. 09	何戟

表 2 收集的例子不过是一些较典型的例子, 未在表 2 列出的例子还有很多。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 移植内容有单词、短语和句子。单词有名词、介词和动词, 短语有介词短语、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 而句子只局限于简单的警句或祈使句, 如“Go for it”、“To Be Or Not To Be”、“Just do it”等。我们没有必要担心移植现象泛滥会使汉语被外来语侵蚀、最终被外来语取代。移植成分只能起到汉语中的某一成分, 如主语、宾语、状语或插入语, 受到汉语语法的约束, 不影响汉语的语言系统。尽管有一些警句或祈使句被移植过来, 但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修辞, 并不影响汉语的尊严。目前中国的外语教育得到长足发展, 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 当代年轻人辨认几个英文字母并不是难事, 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担心移植过来的外来语没有人认识。其实, 在外来语的引进和使用中, 媒体起主要作用。某一外来语在媒体中使用的多了, 人们就自然会熟悉它, 就会在交际中使用它。但是, 如果在一种语言中外来语的移植成分多起来, 随之可能出现接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的不满和反对。从日语和韩国语的情况看, 事情并不那么严重, 音译或移植外来语已成为自然的现象, 没有人为此而大惊小怪。

目前这种移植现象有汉语语言本身的原因。汉字是表意象形文字, 非常不适合做标记音译词的字符。比如, 日语和韩国语具有表音文字系统, 非常方便地音译外来语, 而且非常容易进行音译的规范化。相比之下, 因为汉语拼音采用了英文字母标记语音, 如果采用拼音来音译外来语的话, 如把 OPEC 音译成“oupeke”, 把“laser”音译成“leize”, 就等于我们重新编造了一个外来语, 造成汉语语言系统的混乱。很显然, 用汉语拼音音译外来语的方法不可取。反过来, 汉字直接充当音译的表音字符实在笨拙、不方便, 也不利于规范化。因此, 移译和移植手段显得非常顺手, 非常经济, 又满足了当代人的心理需求。

人们对外来语的移植现象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 不应该对它横加指责, 随便呐喊 STOP。我们有理由为历史悠久的汉语而感到骄傲, 但没有理由厌恶外来语。在宏观文化系统的多元视野里, 正是文化的多样化、多元性使人类的文化系统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相辅相生……相争相长^[10]。翻译工作者更应该摒弃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观念……更多地以音译形式直接吸收外来词, 甚至直接用字母转写, 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同世界在科技上的交流, 有利于华夏文化与世界

文化接轨^[11]。谢屏所说的“直接用字母转写”就是外来语的移植。外来语的移植在科技领域、尤其在医学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实用价值。移植外来语,可以保证科技交流准确无误和方便。目前中国的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首先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与汉语对等的外来语专业术语,因为现行的很多汉语专业术语是意译或归化的外来语,没有与外来语相同或近似的表征。把新外来语专业术语移植到汉语之中,将有利于对外交流,会加速汉语国际化。

四、结 语

外来语的引进与社会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音译外来语“欧佩克”和移译外来语“PK”的例子证实,一个外来语的出现是那个时代人们交际需求的反映,其命运并不取决于行政立法、语言学家或翻译家的意志,而是取决于语言的社会环境。目前在汉语中移植外来语的现象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语言现象。移植外来语在很多科技专业领域非常实用,便于国际交流。翻译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客观的包容他文化的态度去应对外来语的移植现象。我们

应该敞开汉语语言的门户,欣然接受外来语,丰富汉语内涵,促进对外交流,加速汉语国际化。

参考文献:

[1] 邱懋如. 可译性及零翻译 [J]. 中国翻译, 2001, (1): 24- 27.
 [2] 陈中绳. 词语翻译随辑 [J]. 上海科技翻译, 1987 (6): 31- 33.
 [3] 安秉哲. “欧佩克”要不了的吗? ——论词汇信息密度与开放性翻译 [J]. 中国翻译, 1988 (4): 50- 51.
 [4] 徐进, 陆曼娜. 英语首字母缩略词汉译初探——兼与安秉哲先生商榷 [J]. 扬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0 (2): 66- 68.
 [5] 袁斌业. OPEC 音译名称和零翻译缩略语的广泛接受对引进外来语的启示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
 [6] 肖赛亮. PK 要进汉语词典? [J]. 瞭望, 2006 (1): 9
 [7] 李国文. 汉语的无奈 [J]. 语文建设, 2000 (4): 1
 [8] 仲伟民. “WTO”不能单独使用 [J]. 中国语文, 2001 (6): 554
 [9] 张译方. 流行语“PK”的社会文化透视 [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 (5): 52- 54.
 [10] 罗建. 接纳与整合——当代我国新闻传媒中音译外来语规范问题的研究 [J]. 视听界, 2005, (2): 33- 39
 [11] 谢屏. 新经济形势下翻译观念的转变 [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 (3): 36- 39

On Sociolinguistic Environment and Importation of Foreign Words: A Case Study of "OPEC" and "PK"

AN Bing-zhe^a, ZHANG Xue-wei^b

(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 Department of Fundamental Educatio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eihai) ,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As the transliterated Chinese word "OPEC" was criticized when it came into being 20 years ago, the transferred "PK" in Chinese was also faced with severe objection. However "OPEC" has survived in the Chinese lexis and "PK" is being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words, which is of sociolinguistic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footpri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arri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cultural traits of that time. The example of "OPEC" and "PK" proves that the birth of a foreign word in a language results from the need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ate of it is determined by its sociolinguistic environment, but neither by the government legislation, nor by the will of linguists or translators. By analyzing the statistics of numbers of Chinese major newspaper articles containing transplanted foreign words,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a new wave of foreign word transplantation is gaining momentum, which marks the change in sociolinguistic environment. The transplant of foreign words into Chinese is beneficial to both the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tself.

Key words sociolinguistic environment; transplant; transliteration; transfer

[责任编辑 张莲英]